

森林、湖泊、高山、大漠引导着你,走着走着,便进入了你想要的画面,这时,咔嚓一声,你执意要留住的美,在你手机的小屏上定格了。手机有了拍摄功能,八十岁的老奶奶和八九岁的小学生都成了摄影师。

那年,在萨尔茨堡,去参观莫扎特故居。粮食胡同的小街上,逛着很多讲不同方言的中国同胞,他们在故居前停下了,拿手机仰头拍这座挂着奥地利国旗的六层楼房。花了十欧元入门,站在三楼拐角处的窗户外,可以看到一层层排开的仰望的脸。从他们认真的神态中,我看到了一种对音乐的崇敬。他们想把这幢黄颜色的人人故居,带进自己的记忆里去。其中,有好几位是一个团里的驴友。

很快,有人发了朋友圈,让朋友们也在这位音乐大师的故居前流连片刻。从此,他们和朋友们一起走近了莫扎特,也会走近这位“神童音乐家”的美妙的音乐。

闲着时,大家对所拍的照片,展开了讨论:角度、画面、前景、色彩,俨然是一次关于“美”的探究。这样的讨论,并不仅仅发生于萨尔茨堡,在后

来旅行中,几乎每天都会出现。以此想象,当成千上万的旅游者拿着手机,指着画面,似教也学,人人都想拍出更好看的照片时,这是一个多么宏阔的有关“美”的交流的课堂。

其实,每一次拍摄和讨论,都是手机摄影师们对“美”的沉浸。当他们说的是美,思考的是美,强调的是美,就会不由自主地被一种“美”裹挟着。激发起一次又一次寻找美的冲动。在他们面前,美的视野变得无比广阔,已经不仅仅是一片自然景色、一处人文景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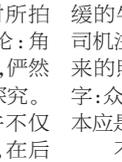
一位退休好几年的大叔,用手机拍大山、河川、古镇,自得其美,也与人分享。不过瘾了,带着两只手机,扛起相机,包里放了一本《西藏生死书》,向西藏走去。一路拍、一路传,辉煌寺庙、弯曲黄河……有一天,他在公路上遇到一大群绵羊和牦牛,慢吞吞地挡在了半道,车开不动了,熄火停车。有的司机不耐烦了,猛按喇叭。他一个人下了车,拍夕阳下漫步迟缓的牛羊,拍一位安静的司机注视牛羊的眼神。传来的照片,加了这样的文字:众生平等,是人类占了本应是牛和羊走的道。不仅被黑白牛羊披着

与美相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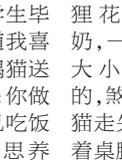
宁白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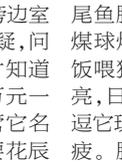
莫扎特故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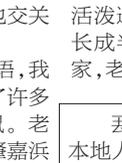
莫扎特故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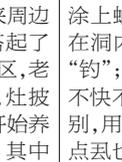
莫扎特故居



莫扎特故居



莫扎特故居



莫扎特故居



莫扎特故居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艾米莉·狄金森
生命是太多的错误和遗憾,后悔莫及。十八岁离家出走时,因为太年轻,对现实愤怒而绝望,对未来迷茫而不知所措。在一个朋友家里,非常炎热的下午,我读到艾米莉·狄金森的一首诗:有一天我失去了一个世界。/有人看见了没?/凭它前额上环绕的一排星星, /你就能认出它。

我激动万分,她走进了我的内心。她相貌平平,终身未嫁人,生前只发表过八首诗,死后诗作影响了一代代诗人。我着迷于她的身世,她的无爱之爱、精神洁癖,诗不自觉地受她的影响。

夏洛蒂·勃朗特
有一个寒冷的周末,家里只剩下我一人,我读了夏洛蒂·勃朗特的《简·爱》,读得眼睛透亮,胸口直跳——原来在世界的另一边,还有一个

女孩的命运与我相似,一个孤儿,在孤儿院里受尽欺凌。原来还有这样的爱情,超越相貌、金钱和地位,而获得真正的心灵相通,这正是我渴望的爱情,一个少女梦想的爱情。或许就是在那时许愿日后要和一个罗切斯特先生式的人订终身,后来发现这种“父女”之爱带有盲目理想色彩,离真正幸福遥不可及。

金光走在草原上的照片打动,这一行字,也让我感受到拍摄者镜头对着牛羊时,他对“美”的观察,有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。对他来说,这是一种对“美”的认知的延伸,否则,就不会有人的眼神与牛羊的同框。

对美的追寻,使身边的一些拍摄者,还想去理解一幅美的照片产生的缘由。他们读书,也参加摄影培训。有人还说,融入一种美学境地后,会影响到自己的言行,觉得做人,也应该是美的。这样,才可以使自己有与众

养猫记

孔强新

常德里阿六娘娘那里抱回只狸花猫,刚断奶,一只半拳头大小,毛茸茸的,煞是可爱。母亲怕小猫走失,先捏住它头颈围着桌腿转三圈,然后用绳子牵住三天,让它记住这是家。那时没有猫粮,买来的带鱼小黄鱼,鱼头鱼尾鱼肚肠,用小锅子放在煤球炉上煮熟煮烂,拌了饭喂猫,猫也吃得毛色油亮,日长夜大。我用绳子逗它玩,它追扑着,乐此不疲。肚子饿了喵喵叫着,吵着要吃。吃饱了,舒服地躺在布鞋上。见你外出回来,它发嗷地蹭你裤腿,活泼逗人。数月间,小猫长成半大,乖乖地守候着家,老鼠吱吱声也销声匿

迹了。不料,小猫已经长成成大猫的一天,发现它在公用灶披间角落口吐白沫,奄奄一息,原来它误食了邻居拌了鼠药的诱饵,中毒了。

埋葬了死猫后,又闹起了鼠患。待阿六娘娘家猫妈下了猫崽后,母亲又去抱了只灰白猫。小灰白猫很了得,长成半大,敢跟小公鸡斗。那时正值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,物资供应短缺,不少人家伺鸡养兔,改善伙食。小灰猫虽然好斗,却不欺负小母鸡。它善捕捉老鼠,却经常挨饿,人都吃不

里出来而现形。那舌苔和肉像姜刚发的芽,红润嫩白。那时钱少,舍不得买。于是还不到十岁的我们跟着母亲们赶海。老人看了黄历,推断潮汕。如今只记得“初一月半午时潮”的口诀。意思是中午时分涨潮,赶海必须在此前。

柘林外杭州湾畔,尽是滩涂。下了石护塘,越过港漕、芦苇丛,再走过秧草地,才见滩涂。海堤上满是妇女、孩子,等着退潮时跟进。因为潮水退枯,蛏子、泥螺吃饱了沙,不易找。丑蛏子需要耐心,往往丑好几多,才见喷水。小屁孩那耐得住?不是挖和尙蟹,就是垒沙器。一群群鸟儿飞来了,就在近处闹嚷着觅食。远处有人插网捕鱼,水天相接处,人小如蚂蚁。日头稍稍偏西,海天潮平。我们跟着母亲们,满载赶海的收获回返。讨好

不同的“发现美的目光”,渐渐地便有了自己的审美标准。那天,朋友的妹妹带我们去向了郊野的向日葵地。向日葵已经结籽,饱满的花盘仰望蓝天。大家拿着手机,各自钻进地里。有绿坡与一棵孤独的树为背景的大片向日葵,在手机上的图景,一张张都像绚烂的油画。

她似乎对这样的景致缺乏热情,走在向日葵地的边上,十分随意地拿着手机,东瞅西望,不知有否摺下一张。她哥哥告诉我,妹妹退休以后,最感

兴趣的,是到那些深山小镇去拍街市中的场景,尤其是平民百姓的寻常日子和他们的酸甜苦辣。她会拍拍好的照片,放大后,给他们寄去。有时,她能在镇上的小点心店呆坐一上午,看师傅做包子、下面条,手伸向火热的炉膛里贴大饼,时不时,与他们聊上几句。

我走近她时,她给我看从小镇拍回的照片。其中有一张,整个画面就是一只手。这只手苍老、略弯,皱褶里、指甲缝有污垢。她说,这只手,让我看到小店师傅的辛苦,也

似乎能想到,他的老婆孩子看到这只手时的心情。“我把这只‘手’留下,也留下了他们的日子。”她要离开我们,先回家。不久前,社区里有一位邻居,突发急病,是她把病人送进医院,并付了医药费。现在,病人康复,要请她去家里喝茶。看着她渐行渐远的背影在树丛间消失,我突然想起大学美学老师的话。她说,美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,会进入你们的心灵深处。坐在黄昏的西湖边,看到余晖洒在湖面上的那种宁静,整个人,从里到外,都感觉美了。心美,会外溢于你的言行。在中国,可以用美学来提升国民的道德水平。说这番话时,老师温润的神情,变得有点庄重。

我们丑蛏子去

汤朔梅

地帮母亲背袋子。牛头裤全湿了,脱下来拧干。赤脚被海水浸泡得发白,可我们皮糙肉厚,杨柳风不冷。尽想着晚饭吃蛏子的鲜美。

往后的日子,半大的我们就单放着丑蛏子。那时,有篇课文叫《小猫钓鱼》,我们也懂得其中的道理。再说母亲们不在,我们总不能空手而归。每次总有收获。晚霞里,我们吹着麦笛,踩着一路菜花香晚归。

隔夜,洗净后的蛏子,用水养在脚桶内,让它吐尽泥沙。静养一晚,蛏子们都调整了姿势,早晨一看,那扬起的一枚枚舌胎齐刷刷的,像迎风而举的三角帆。

蛏子最简便的吃法用清水煮,俗话说:一镬蛏子全开口。煮到都开口了,也就熟了,过则老矣!你可以就这样带壳吃,最简单,也无需放盐,只要放些

葱、鲜酱油即可,此谓炆蛏子,原汁原味。那时的蛏子有黄,肥美绝伦。也可以将肉捞出,再佐以其他。这就多了。蛏子炒韭芽,蛏子炒鸡蛋,蛏子烧豆腐。这季节,腌菜蔬已成,放蛏子烧,酸爽无比。其吃法不一而足。当然,别忘了煮蛏子时的汤。你将它沉淀去泥沙,再将汤滤出,煮其他菜时放上一勺,鲜香兼攻,或者就这样清汤淘饭,让你体会到什么叫“鲜”。

时下,菜花正旺,该是食蛏子的佳期。然而,柘林外的海滩萎缩得不像样子了,仅有的滩涂,每天不知道遭游人踩踏多少遍,不要说蛏子了,即便它的壳,也碾成了泥沙。蛏子绝迹。说着说着,乡愁又来了。没关系,如今菜市上有得买,也是菜花蛏。

不过,还有当年的味道吗? 责编:殷健灵

十目谈 明刊一篇《蚕豆鲜香》。

夜光杯

惺惺相惜
虹影

可就是那些读她的小说的日子,我都以简·爱的走路方式走路,她的思想注入我的心里。少时的我,本性倔强、孤僻,又自恃聪慧,与周围人难融合,与她一拍即合。

她的《简·爱》拍了一个又一个电影,导演换了一个又一个,怎么拍,怎么导,都不是书给我的简爱,谁叫我那么小的年纪就看它呢。

艾米莉·勃朗特
读到艾米莉·勃朗特《呼啸山庄》是在看了《简·爱》一年之后,我读得泪流满面,湿了手绢,看到挖坟那一段,整个观念被摧毁,重建。

高声狂叫:我要写一本书如此,不要枉来世一遭!有意思的是,这位妹妹后来居上,她对死亡和对男人的态度,比姐姐的思想更永远地占有我。

对《简·爱》是喜欢,对《呼啸山庄》是酷爱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到哈沃斯作家故居参观,发现她们的床都是那样小,而房子很大。牧师家,吃住在教会,不可能穷。一

似乎能想到,他的老婆孩子看到这只手时的心情。“我把这只‘手’留下,也留下了他们的日子。”她要离开我们,先回家。不久前,社区里有一位邻居,突发急病,是她把病人送进医院,并付了医药费。现在,病人康复,要请她去家里喝茶。看着她渐行渐远的背影在树丛间消失,我突然想起大学美学老师的话。她说,美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,会进入你们的心灵深处。坐在黄昏的西湖边,看到余晖洒在湖面上的那种宁静,整个人,从里到外,都感觉美了。心美,会外溢于你的言行。在中国,可以用美学来提升国民的道德水平。说这番话时,老师温润的神情,变得有点庄重。

掌上小屏,让你常与美相随,美便渗入了你的“道”。“道”引导着你,让你以美的行为,与世相处。如果,你偶受异想,欲辱善秽德,自己的内心先有了不甘和纠结。

几十年过去了,我脑海里身材修长的老师,她在上课时优雅的举止,这时,仿佛出现在了这一片向日葵地的面前。

夜光杯

夜光杯

夜光杯

夜光杯

夜光杯

夜光杯

夜光杯

花好月圆人寿
篆刻 谢国铭

花好月圆人寿

目光
格至

哪一种目光能穿透雨幕呢? 在漫长的流变中,究竟悟到哪儿算是顿悟了呢? 又是悟到哪一层算是渐悟了呢? 这是永远值得考量的一个问题。

夜光杯



夜光杯